

吕氏春秋

黄碧燕 译注



中國古典名著譯註叢書

ZHONGGUO GUDIANMINGZHU YIZHU CONGSHU

广州出版社

吕氏春秋

黄碧燕 译注

广州出版社

中國古籍名篇譯注叢書

ZHONGGUOGUDIANMINGZHUYIZHUCONGSHU

呂氏春秋

黃碧燕 译注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黄碧燕译注.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5(2004.4重印)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第1辑)

ISBN 7-80592-373-6

I. 吕… II. 黄…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译文③吕氏春秋—注释
IV. B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4536号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吕氏春秋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21)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计星路60号 邮政编码:525000)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总字数:180万 总印张:89

2004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戴晓莉

ISBN 7-80592-373-6/I·116

总定价(平装本):120.00元(全十二册)



前言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由吕不韦及其门客所著，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有孟、仲、季三篇；“八览”分别为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和恃君览；“六论”包括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和士容论。

《汉书·艺文志》认为《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因其囊括了老庄、孔孟、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农家、小说家、尹文学派、漆雕等学派的观点而将它视为杂家的著作，它实际上反映了战国末期封建大一统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文化融合趋势。

《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卫国濮阳人（今属河南省），曾至韩国经商，家富千金。他在赵国邯郸时遇见入赵为人质的秦公子子楚，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吕不韦数次入秦游说华阳夫人，促使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子楚后继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被任为国相，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即秦始皇）年幼即位，吕不韦继任相国，称为“仲父”，门下宾客三千，家僮过万。秦王政亲理政务后，吕不韦因嫪毐事获罪牵连，罢官流放蜀川，途中吕不韦饮毒酒自尽。

《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据高诱注，认为是秦始皇八年，即公元前239年，学界多从此说。此时吕不韦任秦相，可见他招募宾客，“集腋成裘”，网罗百家学说，“以无为为纲纪”的目的，实际上是综合各家之长，为秦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实现长治久安而提供的理论依据。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曾





将它张挂咸阳，标榜谁能增减一字即赏千金，可见吕不韦对该书的自信。

《吕氏春秋》一书兼采各家而又有所发展。如将“道”和“精气”二说结合，提出“太一”是产生天地、阴阳、万物的本始，“道”即“太一”，这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子、阴阳家及《易传》的思想。但它的主张积极入世又不同于老子的消极避世，故而今人熊铁基、王范之等认为《吕氏春秋》为新道家。《诬徒》、《尊师》、《劝学》等篇是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教化思想的阐述；而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在于能“审征表”，即审察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出现的各种征兆，则是对荀子“虚壹而静”学说的发展。《吕氏春秋》吸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为秦代周作理论依据。而它主张以德治为主、兼用法治，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等主张，则是吸取了法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严罚厚赏”实为“衰世之政”。《当染》、《义赏》等篇来源于墨子，《当染》更是直接取于《墨子·所染》，它吸取了墨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又批判其非攻、偃兵之说的迂腐，而主张以义兵、义战统一天下，“诛暴君而振苦民”。尤其是《吕氏春秋》所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口号，主张限制天子权力，实是对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集权、反专制的民本色彩。

《吕氏春秋》虽为一部理论著作，且因出于众人之手而风格不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短小精炼，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尤其是两百多则寓言故事，使得该书称得上优秀的文学散文。本书以陈奇猷先生的校释本为基础，参看了其他注译本，未能尽善之处，尚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注者

2004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孟春纪	/1
孟春	/1
本生	/4
重己	/7
贵公	/11
去私	/15
卷二 仲春纪	/20
贵生	/20
当染	/24
功名	/29
卷三 季春纪	/32
尽数	/32
先己	/35
论人	/39
卷四 孟夏纪	/43
劝学	/43
尊师	/47
诬徒	/52
卷五 仲夏纪	/55
大乐	/55
侈乐	/59
适音	/61





- 卷六 季夏纪 /65
制乐 /65
- 卷七 孟秋纪 /69
振乱 /69
禁塞 /71
- 卷八 仲秋纪 /75
爱士 /75
- 卷九 季秋纪 /79
顺民 /79
知士 /83
精通 /87
- 卷十 孟冬纪 /91
节丧 /91
- 卷十一 仲冬纪 /96
当务 /96
- 卷十二 季冬纪 /99
士节 /99
- 卷十三 有始览 /102
听言 /102
谨听 /105
- 卷十四 孝行览 /109
孝行 /109
本味 /113
义赏 /120
遇合 /124
- 卷十五 慎大览 /129
察今 /129
- 卷十六 先识览 /134
先识 /134





- 正名 /139
- 卷十七 审分览 /144
- 任数 /144
- 知度 /149
- 不二 /156
- 卷十八 审应览 /158
- 淫辞 /158
- 卷十九 离俗览 /162
- 用民 /162
- 举难 /166
- 卷二十 恃君览 /172
- 恃君 /172
- 骄恣 /177
- 卷二十一 开春论 /182
- 察贤 /182
- 爱类 /184
- 卷二十二 慎行论 /189
- 慎行 /189
- 疑似 /194
- 察传 /198
- 卷二十三 贵直论 /202
- 贵直 /202
- 卷二十四 不苟论 /208
- 当赏 /208
- 卷二十五 似顺论 /211
- 有度 /211
- 分职 /214
- 卷二十六 士容论 /220
- 上农 /220





卷一 孟春纪

孟 春

(原文)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①其日甲乙。其帝太皞^②。其神句芒^③。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④。其数八。其味酸，其臭^⑤臙。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⑥虫始振。鱼上冰。獭^⑦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⑧，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麝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殯骸。

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于今之言者，今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注释〕

①营、参、尾：都是二十八星宿的名字。

②太皞(hào)：伏羲氏，又叫木德之帝。

③句(gōu)芒：太皞氏的儿子，木官之神。

④太簇：即阳律。古人把乐律与历法相结合，一年十二个月与十二律相配。

⑤臭：气味。

⑥蛰：动物冬眠。

⑦獾：一种野兽。

⑧辂：古代的大车。

〔译文〕

春季首月：太阳在营室(星宿)位置，傍晚参宿在中天(正南方)，早晨尾宿在中天。这月的太阳在甲乙方(东方)。这月的帝王是太皞，掌管的神是句芒，代表动物是鳞，代表的音是五音中的角音，音律则合乎六律中的太簇，代表数字是八，对应的味道是酸味，对应气味是膻气。祭祀的对象是门户，祭祀先要奉上脾。东





风把冰冻化开,虫子开始振动翅膀,冰下过冬的鱼儿往上游。水獭把鱼作为自己祭口的食物,大雁北归。天子住在明堂左边的房间,乘坐鸾鸟装饰的车,由黑马驾车,车上插着青旗,天子穿着青衣,佩带着青玉,吃的是麦子和羊肉。祭祀所用的器皿简洁而通透。

这月立春。在立春前三天,太史拜见天子说:“立春那天,天的盛德在东方。”于是天子就斋戒。立春那天,天子亲自率领各朝臣到东郊去迎接春天的到来。回来后,还在朝廷上赏赐各大臣。命令丞相广布德教并宣读禁令,行善施恩惠给百姓。仁政的逐渐施行没有不适当的。天子还命令太史要遵守典章奉行法则来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不能出差错,不要漏掉记载,一直贯彻到底而成为习惯。

这个月,天子在元日那天向上天祈求五谷丰登,还选了吉日,亲自用车拉农具,放在车上的武士和车夫之间,带领大臣们亲耕天帝的籍田。天子推三下农具,三公推五下,卿诸侯大夫推九下。返回宫后,在祖庙举杯饮酒,大臣们都应命侍酒,名为“劳酒”。

这个月,天空中的气流下沉,地面上的气流上升,天地气流合一,草木繁殖生长。君王布置农业生产,要管农田的小官到东郊去修整田界,修筑水渠,修好田间小路,仔细观察小山丘、高地、盆地,根据地形来种植五谷,来指导百姓,天子并亲自过问农事。农业生产的命令既已下达,制定了标准,农夫就不会产生迷惑了。

这个月,命令乐正率领公卿的子弟进入学校学习乐韵、歌舞。准备祭祀典礼,还下令要祭祀山林川河,祭品不要用雌畜。禁止砍伐树木,不要打翻鸟窝,不要杀死幼小的虫子和雏鸟,不要杀小鹿和孵卵的鸟,不要聚集一大帮人,不要建修城墙,要把暴露在外尸体掩埋。

这个月,不可以大举兴兵。发动战争就一定会发生天灾人祸。不要兴起战争,不可以从我这里发起战争。不要改变上天的规律,不要废绝土地的常理,不要把作为人的纲纪弄混乱。

如果在孟春出现了夏天的时令,那么风雨就不会合乎时节,





草木很早就会枯槁，国家就将会有令人恐慌的大事发生。如果在孟春出现秋天的时令，就会在百姓之间发生大瘟疫，狂风暴雨就会多次来袭击，各种各样的野草一起蓬勃生长。如果在孟春出现了冬天的时令，那么就会发生大的水灾，大霜雪勃然而来，先前种下的种子就不会入土，不会有收成。

本 生^①

（原文）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②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③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扣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嫌^④，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嫌，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





必嫌，已食之则使人瘖^⑤，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⑥焉，性恶得不伤？

〔注释〕

① 本生：阴阳家的学说，即以养生为本。

② 撓(yīng)：触犯。

③ 扣(gū)：搅乱。

④ 嫌(qiè)：快意，满足。

⑤ 瘖(yīn)：哑。

⑥ 遁：通“循”，指放纵流逸而不能自禁。

〔译文〕

最初产生万物的，是天；养成万物的，是人。能养成天所产生的万物而不触犯它的，是天子。天子的行为就是做保全人的天性和生命的事。这就是设立官职的原因。设立官职是为了保全生命。当世糊涂的君主，滥设官吏反涂炭生灵，这就失去了设立官吏的根本。就好像操练军队来防备寇贼。如今操练军士反用来攻击自己，就失去操练军队的意义。

水本性清澈，泥土使它浑浊，所以不能清澈。人本是长寿，物欲影响了它，所以不能长寿。外物是用来供养生命的，不是用生命来供养的。如今的人，受迷惑的人大多是用生命来求取外物，不知道哪样轻哪样重。不知道轻重，那么就会把重的当成轻的，把轻的看作重的。如果像这样，那么每次做的事没有不失败的。用这样的方法当君主，是谬误的；这样当大臣，是昏乱的；这样当儿子，是狂妄的。这三样中，国家如果有一样，都不能幸存，一定会亡国。

如今有一种声音在这里。耳朵听了后必会满足，但听了后就会使人聋，就一定不要听。有一种颜色在这里，眼睛看了必会满足，但看了之后就会使人盲，就一定不去看。有一种滋味在这里，嘴上尝过就一定满足，但吃进去后使人哑了，那就一定不要吃。所以，圣人对于声色滋味这些东西，有利于生命的就择取，有害





于生命的就舍弃,这就是保全生命的方法。世上富贵的人,其中沉迷于声色滋味的人很多,日夜追求这些东西,有机会得到就放纵流溢不能自禁。放纵了,生命怎能不受到伤害?

(原文)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①,招无不中。万物章章^②,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慍^③;此之谓全德之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④,命之曰招蹶^⑤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⑥,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招:箭靶子。

②章章:明媚繁盛的样子。

③慍:同“闷”,忧闷。





④佚(yì):逸乐。

⑤蹶(jué):足病。

⑥靡曼皓齿:指美色。靡曼,指肌肤细腻。

(译文)

一万个人拿起弓箭,一起射一个目标,目标不可能不被射中。世上万物明媚繁盛,如果用来伤害一个生命,生命不可能不被伤害;如果用来利于一个生命的成长,生命没有不被培养成长的。所以圣人支配万物,来保全它们的天性。天性得保全,那么精神和畅,耳聪目明,鼻子灵敏,口齿伶俐,全身三百六十个关节都通畅利索。如果这个人是:不说话就自存信义,不做什么事就处处得当,不考虑什么就能成功;精神与天地相通,覆盖宇宙;他对于外物没有不接受的,没有不包含的,胸怀就像天地一样广阔;在上当天子却不骄傲,在下是普通百姓却不烦恼。这就可以说是道德完美的人。

富贵但不知道养生的方法,这样就成为祸患,这还比不上贫贱的人。贫贱的人要想招致外物也很难,虽然想过分追求外物,有什么方法呢?出去就坐车,入门就坐辇,追求自己逸乐,这辇车称做“招致脚病的机具”。丰盛的酒肉,企图用此来加强身体,称做“使肠胃溃烂的食品”。贪图美色、淫靡之音,追求自己享乐,称做“伐乱心性的斧头”。这三种祸患,是看重富贵招致来的,所以古人有的不肯招致富贵,这是由于看重生命的原因;不是为了夸耀名声,实在是为了养生。这些道理不可以不明察。

重 己^①

(原文)

倕^②,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③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一苍璧小珉^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





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⑤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⑥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⑦；有殊^⑧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⑨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注释）

①重己：重视自己的生命，这是阴阳家的学说。

②倕：相传是尧时的巧匠，一说是黄帝时的巧人。

③之：通“其”。

④苍壁小玃：苍壁，为石多玉少的玉石。小玃，是质量较差的珠。珠之不圆者为玃。

⑤一曙：一旦。

⑥师：即盲乐师。枕之以糠：使儿子枕卧在谷糠中。糠易伤害眼睛。

⑦方：正当，刚刚。窥：使动用法。之：指“婴儿”。

⑧殊：过，甚。

⑨其：指死殃残亡和长寿两者。





(译文)

锤是最巧的工匠。人们都不爱惜锤的手指，而爱惜自己的手指，是因为对自己有利的原因。人们不爱惜昆山的玉石，江、汉两河的明珠，却爱惜自己的一颗劣质玉石和一颗不圆的小珠子，是因为对自己有好处。如今我所拥有的生命，给我带来很多的好处。谈论及贵贱，即使是天子的位置，也不能与生命相比。谈论及轻重，即使有天下那么富裕，也不能交换到生命。如果拿生命的安危来议论，一旦失去就永远都不能够再得到。贵贱、贫富、安危这三样东西，是有道行的人所谨慎对待的。谨慎对待生命反招来损伤，是没有通达生命情性的原因。不了解生命的情理，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这就像盲乐工疼爱自己的儿子，但把儿子枕卧在糠谷之中；就像聋子抚养婴孩，打雷时却在堂上使他往上看；还有一些特别不知道谨慎的人。不知道对自己的生命谨慎的人，对于生死存亡、可做或不可做的事，从没分辨过其中的不同。那些从不去分辨问题的人，他们所说的“对”不一定就是正确，他们说的“错”不一定就是错误，他们把对的说成是错，把错的说成是对的，这就叫糊涂虫。像这样的人，是上天降祸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修身，必然死亡或遭殃；拿这种态度来治理国家，国家必定残破或灭亡。死亡、灾祸、残破、灭亡，都不是自行来到，而是愚蠢迷乱所招致的。长寿的到来也往往是这样。所以，有道的人不去考察已招致的结果，而是考察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这样的话，死亡、灾殃、残破、灭亡和长寿等的到来就不可以禁止。这个道理不可不熟思。

(原文)

使乌获^①疾引牛尾，尾绝力勳^②，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耜^③，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顾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

